

第七十九章 夜泊潁州有賊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潁州地處大江之北，恰在無數山川環抱之中，往東則是江南富庶之地，西北望去，便是慶國中樞的京都要地，這處州治距慶國最繁華的兩處所在都不遙遠，又恰在渭河與大江的交匯處，雖然河兩岸的高山峻嶺帶來了交通上的許多不便，但河運在側，交通中樞之地，依理講，應該是商賈雲集，一片繁忙，民生安樂才是。

隻是如今的潁州城卻顯得有些破落，並不是景物如何黯淡，宅屋如何老舊，隻是街上行走的行人麵色沉悶，渾無生氣，街邊吆喝的攤販們也打不起精神來，煎餅，果子...都像是放涼了，擱薦了。

就連城外的碼頭上，也不怎麼熱鬧，沿著慶國河道上下來回的船舶，大部分選擇了去下遊的碼頭停泊，而舍棄了此處，碼頭上隻是零落停了幾艘船，這便顯得其中有一艘八成新的大船格外顯眼。

之所以潁州會變成今日這等模樣，一怪天，去年大江發了洪水，衝垮了上遊的堤壩，黃浪直灌原野，不知道淹死了多少人，衝壞了多少房屋，幸虧災後天氣冷的快，沒有發生大的疫情，但是這般傷筋動骨的折騰，也讓整個潁州都顯得死氣沉沉起來。

二怪官，這任潁州知州乃是當年的天子門生，卻沒有沾上聖天子的半點福份，整日介就隻知道在州城裏做威做福，巴結上峰，欺壓商賈百姓，莫說修葺河道，就連一般的治安都維持不了，隻知苛捐雜稅收著。而且一直相傳，這位知州大人與河對麵叢山之中的山賊有些瓜葛。如此一州之牧，自然民生凋零，商旅潛行，正經商人躲還來不及。誰還敢留城中。

三怪賊，潁州人民風彪悍，自古便有扛起鋤頭對抗官府的光榮傳統，如今攤著這麼個鬼官。下河上山的窮苦百姓自然越來越多。

不過今年以來，事態似乎出了許多變化，首先是那位潁州知州被監察院四處駐州城巡查司請去喝茶，正當潁州百姓心中微喜，以為這位知州終於要垮台了。這位知州卻被監察院恭恭敬敬地送了回來。而正當人們失望地以為潁州依然要這般敗落下去時，這位知州卻死了！

京都來人查了許久，才確認了知州的死亡和什麼陰謀無關，隻是病死。

知州死地那天，潁州城的百姓沉默地點燃了無數串鞭炮。自然沒有人敢說是為了慶祝瘟神的死去，倒讓不知內情的人，以為潁州人民選擇在這一天集體出嫁。

另一個變化就是，河對麵大山中的山賊似乎也老實了許多，最大地那個山寨似乎在一天之內被人血洗，山賊們四分五裂。據傳如今由江南來了一位江湖中的大人物，正在嚐試著收伏這批勢力。

...

潁州的人們沒有開心多久，隻當自己提前過了個小年。

因為知州死了，明年朝廷又會派一名知州，山賊垮了。馬上就還會多出一大批山賊。老百姓的日子還是那麼困苦地在過，並不會發生什麼質地變化。

碼頭旁的一間庫房裏。十幾個苦力正圍在一起商議著什麼，就算碼頭再清淡，但在大白天裏閑聊，終究不是苦力們應該有的職業態度，而且他們臉上那獐狠的神情，似乎也表露了他們另一個身份。

被圍在正中間的，是一個女人，年齡約摸二十上下，五官端正，也算不上什麼美女，但眉眼間有那麼一抹狠勁兒，她一開口，四周地漢子們都乖乖地住了嘴，看來是個首領。

“查清楚了，是收茶的商人，從京都過來的。”

“關姐，他們船上有護衛。”一個苦力提醒道。

被稱作關姐的人，乃是潁州附近出了名的山賊頭領，她來潁州地時間不長，卻已經集合了一大批有力的賊首，都

在傳說，她的身後有大背景。

關姐冷笑道：“不過是些商人，有什麼要緊的？再說了，你們也去踩過點，那後廂房的箱子究竟有多沉，不用我說吧？”

話語平淡，但一提到箱子，苦力們的眼神便開始變得熾熱起來。江湖上行走，正牌山賊看地車輪揚塵，來判斷車中貨物的重量，從而判斷價值。而潁州附近的山賊實際上應該歸屬於水盜一流，最擅長的就是從船舶吃水深度，判斷船上究竟裝的是什麼。

昨日碼頭上忽然停了一般大船，船身約摸八成新，看那船橫板上青濃淡，常年混跡碼頭上地人都知道，這船大約許久沒有下水了。如今潁州已經很少見著這種大船，對於山賊們來說，這更是一頭難得的大肥羊，趁著船上人下船置辦吃食青菜清水地時候，早已有人將船上的事情打聽的清清楚楚。

讓這些山賊們納悶的是，既然是收茶的商人，怎麼會在船後方壓了那麼重的貨？以致於這艘船的吃水，明顯和平常見到的船大不一樣。這個疑問，在一個當眼線的炊婦上船之後，終於得到了解答船後方把守森嚴的廂房裏，有一個箱子，看船板的承力情況，和廂子鐵鑰上的淡淡刮痕，眾賊極其眼尖地發現，箱子裏竟是裝著滿滿的銀子！

“沒人會帶這麼多銀子下江南收茶。”

關姐的心裏其實也還是有些疑慮，隻是公子既然要收伏潁州附近的山賊，總要做幾單大買賣，讓身邊這些渾身汗臭的賊子們嗅些香味，而且開春之後公子要做的事情，也確實需要銀子，不然自己也不會如此匆忙地四處下手劫船。

有名山賊也覺得事有蹊蹺，說道：“吃水深，船上又沒帶貨...說不定是底艙壓著河石，三嫂子沒有看清楚。”

關姐搖頭說道：“又不是海船，要壓艙石做什麼？我隻是覺著奇怪，那艘大船上的商人...為什麼要帶這麼多現銀。”

“現銀才好。”一名山賊嘻嘻怪笑說道：“搶了銀票還不敢去取去。”這話頓時得到了同夥的響應。齊聲笑了起來，笑聲中貪意十足。

關姐皺眉道：“問題是...現在還有哪個商家會帶現銀？難道他們就不擔心安全問題？”

山賊們看著關姐，心想這位首領做事潑辣狠厲，挑目標也是極準的，趁著知州無人的機會。帶著兄弟們狠做了幾件大案，隻是...有時候也未免過於小心了些，安全問題，這該去問那個笨茶商。問兄弟們做什麼？

關姐揮手喊過來那名負責打探消息的三嫂子。三嫂子麵黑精瘦，討好說道：“您就放心吧，上麵統共也就十幾個護衛，外帶一個丫環，一個小孩兒。那主家是個弱不禁風地年輕小夥子，模樣生的漂亮，卻一點都不懂得遮掩。想來是京中哪位富家不成材的二世祖，被長輩們趕到江南去磨煉一番。”

帶著丫環，想來是年輕商人難耐晚上寂寞。關姐冷笑一聲。稍許放下心來，若那茶商真是有心之人，也不至於帶著個女人在大江上漂蕩，或許真是個沒用的二世祖，以為亮晃晃的銀子比銀票砸起來要舒服些。

至於那十幾個護衛，並不在她地眼內。自己手底下這十幾名兄弟，都是手上有好幾條人命的悍匪，她相信晚上上船，那些護衛隻有死亡，或者跳江這兩條路可以選擇。

她身邊的山賊們互視一眼。忽然極為邪地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關姐。夜裏事成了...把那丫環賞我們吧。”

關姐雙眼一眨，露出絲鄙夷之色：“瞧你們這點兒出息！隻要銀子到手，別的事情，自然就隨你們。”

她頓了頓後，啾啾笑了起來，笑聲無比冷邪：“手腳幹淨些，別留活口，事後將船拉到二虎灘燒了。”

潁州城外地夜，十分的安靜，河對麵雄嶺之上的月兒冷冷地照耀著那條奔騰不息的大河，似乎將河水的咆哮聲也平伏下去許多。船碼頭上孤伶伶停泊著幾條船，此時子時已過，正是人們睡地香甜的時候，船上的***早熄，行商們也早已入睡。

在月光的輕拂下，十幾個黑影悄無聲音地摸到了岸邊，潛入了河中，遊到最大的那條船身之後，才從身上取出勾索一類地物事，有的竟隻是空手，沿著纖繩就往船上爬了去，就像無數隻被淋了水的猿猴一般，身手無比利落。

不過片刻功夫，這些夜襲的山賊們就已經摸上了大船，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
關姐嘴上叼著寒刀，沉默無語地上了二層，借著船艙陰影地掩護，直接往後方摸去，在倉庫裏眾人商議的清楚，

對於船上的布置也了若指掌，知道那一滿箱銀子就在艙後。

她身後地黑暗裏，隱隱傳來了一聲嘆喟的聲音，緊接著便是有人摔倒在甲板上，發出一聲輕響。她皺了皺眉，心想這些小兔崽子下手也不知道仔細些，萬一同時驚動了所有護衛，雖然不懼，但總是麻煩。

來到廂房之外，有些意外地沒有發現護衛，此時夜色中的船舶上又傳來了幾聲悶哼，關姐知道是手下正在逐漸侵入中艙，心頭微定，手指頭勾住門板，刀尖一用力，便輕聲開了廂門，下一刻功夫，便已經在黑暗之中，摸到了一個箱子。

借著前方窗子透來的淡淡餘暉，關姐看清楚了箱子的大小，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三嫂子沒說清楚，隻說看箱子大小重量，估摸著得有上千兩...可是關姐有些不敢相信地摸了摸箱子，估摸著大小...天啦，這得多少銀子，才能裝滿這麼大個箱子！

她忽然覺得有些後怕，能夠隨身攜帶這麼多銀兩地人，就算是二世祖，隻怕也是京都最有錢的二世祖，這件事情一旦敗露之後，麵對著京都中地怒火，隻怕自己身後的公子，也會有些承受不起。

別殺那個二世祖！這是關姐心裏湧起的第一個想法，但她馬上想到木已成舟，由不得自己猶豫了，而且這麼多銀子，足以做太多事情。

她小心翼翼地摸出工具，花了半天功夫，才將箱子打開。

一片銀光，頓時灑滿了整座船艙！

...

關姐目瞪口呆望著麵前的箱子，滿臉的震驚與不可思議！

縱使她是一個在刀口上混生活的人，見慣了帶著血水的銀子，今夜依然被箱中碼的整整齊齊的銀錠給晃了眼，給迷了心，慣常冷酷的雙眼中，開始流露出了貪婪之意。

但她馬上警覺了過來，就算月光再明亮，銀子再漂亮，也不可能散發出如此誘人的光芒！

她霍然回頭望去，隻看見一個沉著臉的中年人，一手拿著白光燈，一手提著一把長的出奇的樸刀，正冷冷看著自己。

虎衛高達，已經按照範閑的吩咐，給足了關姐欣賞銀子的時間，很遲鈍地一刀劈了下去。

關姐舉刀。

然而那遲鈍的一記長刀，卻像是無可阻攔的洪水一般，瞬息間衝垮了這名大江女匪的防守與心防，讓她在心膽俱喪的同時，痛不欲生地看著自己的左手被斬了下來，鮮血伴著劇痛噴湧而出！

船的中艙點亮了燈，被拖進屋來的關姐頭發凌亂，心情也是大亂，隨她摸上船來的所有山賊早被輕而易舉地繳械擊昏，被捆成粽子一般，碼的整整齊齊的扔在甲板上，幾個穿著黑衣值夜的六處劍手，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般，各自守在四方。

她抬起頭，隔著發絲，看著太師椅上那個滿臉倦容，一臉煩燥的英俊年青人，不知怎地，心裏打了個寒顫。這船上住的究竟是什麼人？竟然能夠用這麼多高手來充當護衛，還有先前使刀的那人，竟儼然乃一代刀法大家這時候，她自然明白，那個三嫂子口中說的年輕二世祖，一定不是尋常茶商。

“關嫵媚？”椅上的年青人看了一眼斷了一手，猶自麵有狠色的女匪，打了個啞欠，滿臉興趣問道。

年青人自然就是範閑，他停船潁州，本是要處理洪竹那事的一些後手，沒料到竟惹了些不長眼的小毛賊，不過他一眼便看出麵前這女子便是監察院卷宗裏畫像追緝的女賊，不由樂了起來，心想自己正好沒想好江南之事怎麼開口，這便送上門來了一個。

